

小书迷成了小作家

外孙特别喜欢读书。家里的书柜、书桌、饭桌上、床头床尾、沙发上到处堆放着书,新买的书常常跟不上他阅读的速度。每天饭前、睡前小外孙手不释卷,尤其喜欢读侦探、科幻、航天类的书籍。

2013年8月20日,随着“哇”的一声啼哭,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降临人世,医生说是个男孩,两家人满心欢喜。他爷爷把一本《论语》放在外孙的枕下,希望孩子喜欢读书。

果真,外孙对读书有极大的兴趣,尤其对文字很敏感。一天,我领着他经过小区大门,他的小手指着大门上几个汉字问:“姥爷,这念啥啊?”“交通施工。”我领着外孙去公园玩了一上午回来,在小区大门故意停下来,问他,“你还记得这几个字吗?”外孙不假思索地回答道:“交通施工。”当时他不到两岁,刚会说话。以后的日子里,我领他出去时,总是把遇到的汉字教给他读,他都能记住。

外孙爱听故事,对诗文也饶有兴趣。每天晚上他都缠着我讲故事,听得津津有味,小脸随着故事情节眉飞色舞,总是听不够,嫌我讲的故事短。他

对我说:“姥爷,您讲的故事太短了”。他用两只小手比划着,恳求地说:“姥爷,给我讲个这么长的”。后来我渐渐想不出新故事,便直接读书本上的内容。从那以后,每晚他都会准时拿出书来让我朗读。他听得目不转睛,时不时皱起眉头发问,小小的脑袋里仿佛装着无数个“为什么”。

周末的一天,外孙立正,背着手,站在客厅中央,面对家人,像模像样地背起《岳阳楼记》,全家掌声响起,他心里美滋滋的。每天晚饭后,他都跟在我身后,在客厅踱步。“公子王孙逐后尘,绿珠垂泪滴罗巾。侯门一入深如海,从此萧郎是路人。”他能背一百多首诗,并能讲清诗意。

一晃,外孙上幼儿园了,学会了拼音,自己能看书了,便给我读起书来,他把幼儿园老师讲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
时间如流沙。外孙上小学了,开学第一天,老师让每个学生背一首唐诗宋词,孩子们不是背“床前明月光”,就是“鹅鹅鹅,曲项向天歌”,而我的外孙站起来就是一首毛泽东的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:“大雨落幽燕,

白浪滔天,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,知向谁边?……”惊艳全班。

这首诗词是他上学前在游玩秦皇岛北戴河回来的路上,他在车里翻看《毛泽东诗词》,念了两遍,合上书就高声默诵起来。当时他妈妈惊叹道:读两遍就记住了!全家齐声叫好。

外孙看书看得如痴如醉,梦里说梦话都在讲太空故事。第二天起床,一篇篇文章跃然纸上。他先后写出了《迷雾轻轨》(侦探)《午夜惊魂》(科幻)《悲恐星际》(科幻)《登陆火星》(科幻)等小说,约四万字。有一天,外孙突然同我说:“姥爷,你猜我的小说都是怎么写的?”我有些疑惑。他用小手指着后脑勺说:“都是晚上做的梦。”我摸了摸他的后脑勺说:“姥爷最喜欢你的后脑勺”。

一天周末,外孙放学回来,大汗淋漓,神秘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奖状,“姥爷,您看!”我打开奖状,“赵奕博同学:在全校小学生作文比赛中,作品《登陆火星》荣获一等奖。”这年外孙10岁。[吉林·四平] 王耀忠

古灵精怪的乐乐

小孙子乐乐刚上小学,是全家公认的“气氛调节剂”。

看了快一个月新闻联播,乐乐某天终于忍不住皱着眉问:“奶奶,新闻联播一共多少集呀?咋总也播不完呢?”我正收拾碗筷,当场笑出了眼泪。

一次乐乐妈做了拿手的小鸡炖蘑菇,乐乐爸啃得正香,乐乐突然气鼓鼓地开口:“爸爸你嘴下留情行不行?咱家狗狗现在连骨头都没得啃了!”乐乐爸窘得拿着鸡爪子,啃也不是放也不是。

一天放学赶上下雨,乐乐冲进家一通翻找,我问他找啥,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奶奶,我擦纸的脸呢?”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是要找擦脸纸。

期中考试有道题是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的作者是谁,他直接答了个“知道”,把他妈妈气得直喊,我看着试卷也忍不住乐。

前阵子他吃坏了肚子一晚上起了五次,早上看见我还自嘲:“奶奶,我现在成‘起夜家’了!”一屋子人当场笑作一团。这小鬼头成天古灵精怪的,有他在,家里的笑声就没断过。[辽宁·鞍山] 刘凯

让孙子读懂名字的深意

孙子参加全市幼儿书画大赛,画作构图饱满、色彩丰富,整体十分出彩。可画作落款处,一个歪歪扭扭、笔画歪斜的“温”字格外扎眼。我一眼便认出这潦草的字迹出自他手,心底不由得暗自叹气。他仰着脑袋,一脸犟气地望着我,满脸委屈地抱怨:“都怪你给我取的名字,笔画太多,太难写了!”

听闻此言,我哭笑不得。当初为他取名温跃鳞,我足足绞尽了数月心思。名字取自李白《古风·其一》中“群才属休明,乘运共跃鳞”。诗句本意是赞颂盛世文运昌明,有才之士如同锦鲤跃过龙门,乘风而上。我始终期盼孙子能心怀锐气,向阳成长。

从前为了让他读懂名字的深意,我常带他去成华公园喂鱼。池中的草鱼穿梭在纤柔水草间,时不时摆尾纵身,奋力跃出水面。夕光铺在鱼鳞上,碎光流转,水花簌簌跌落。每每此时,我都会指着鱼儿轻声告诉他:“你看,这奋力出水,便是跃鳞。”望着纸上稚拙的字迹,我忽然释然。名字里的期许厚重,而成长本该慢慢来。

[四川·成都] 温志航

最美祖孙照



祖孙戏海

一新 摄

含饴弄孙岁月甜

母亲生活在农村,我在城里安家定居后,几次劝她进城同住,她始终不肯,总说习惯了乡下的日子,守着老屋种点小菜,自在清闲。直到卷卷出生,妻子跟母亲说起,想请她过来帮着照看孩子。这一次,母亲没有半点迟疑,一口就应了下来。

说来也怪,这隔代亲情,向来格外亲近,卷卷也非常黏奶奶。每天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醒了。不再像从前在乡下那样忙前忙后脚步匆匆,只是静静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迎着清晨暖暖的朝阳,目光总是不自觉望向卷卷所在的房间。只要房间传来一声哭声,母亲立马放下手里的东西,快步走过去,弯腰把小家伙搂进怀里,额头轻轻抵着额头,满是温柔。

吃过早餐,母亲便会陪着卷卷搭积木、翻看绘本。孩子小手笨笨地摆弄着积木,时不时仰起小脸,好像征求奶奶的意见这样对不对。母亲一直陪着卷卷慢慢尝试,就算积木一次次倒塌,

也微笑着鼓励她再来。

偶尔,母亲也会给卷卷讲故事。在我听来,母亲是凭着记忆,讲的也是那些老掉牙的童谣。吃完午餐后,母亲便会推着卷卷到小区花园晒太阳。回来后,母亲会描述她们一起出去的这小段时光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,虽然我和妻子下班已经回家,但卷卷还是会要求奶奶喂她。母亲便耐心地一勺一勺喂着,时不时擦去卷卷嘴角的饭粒,眼里的宠溺,藏都藏不住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,孙辈的嬉闹声、家人的谈笑声,交织在一起,成了母亲养老时光里最动听的旋律。

日子缓缓过,岁月静静流。母亲的晚年,就在含饴弄孙的琐碎日常里,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幸福,也藏着心底最真挚的暖意。

[广东·广州] 李育蒙

隔代情深 共享天伦